

黄瓜鲜了!七月的黄瓜!我可不是在说梦话。比方说,人在上海,当然不会感叹太阳的温暖。瑞典纬度高,也就珍惜艳阳。稀罕一根黄瓜,也是同理。摆在超市货架上,一根根被一层透明塑料封好,四季里,外观看不出多大差别,都绿,都会干净。每一次路过,我都会下意识拿下一根放进购物车。然而春秋的黄瓜须加调料,恒顺香醋或巴萨米克醋,盐、糖、蒜或别的什么,总之得加,否则实在无味。冬天有南好的黄瓜,也是不碰为好了。

瑞典人钟爱本国农产品,因为安心,奈何本地阳光唯夏日充足。七月初的黄瓜,切开,里头竟也绿了。黄瓜品种有细微差异,黄瓜鲜,土豆香

## 黄瓜鲜,土豆香

(瑞典)王晔

调料便只会糟践原汁原味。是夏天的阳光让黄瓜终于鲜了。我们马尔默市近年冒出一家人气店,开在最富活力也最时尚的两个街区。店面不出五十平方米,堂吃兼外卖的餐馆摆出咖啡店的休闲格局。上世纪60年代的哥本哈根皇家瓷碟被淘来摆成面包,灯盏是旧瓷器和灯泡的组合。料理口味倡导一种理念:用当季原生态食材烹调,更自然、更鲜美。店内高挂的一块小黑板上总写

着四五个菜名,另配素食和儿童料理各一款。这几日的菜单就包含南法风味三文鱼鲜虾罗勒蒜香浓汤;意大利风白葡萄酒炖鸡,兼炖西红柿、西葫芦,配土豆、芝麻菜和帕马森干酪;瑞典肉丸配黄瓜奶油、越橘和土豆。等到秋风一吹,韩式拌饭及瑞典风野猪肉、鹿肉料理便一一登场。饮料是来自本省农庄的原生态苹果汁、苹果酒、西洋接木骨花果汁等。

季节里有什么烧什么,原本理所当然,何须提倡。不这样,又能怎么着,回溯三十年,谁又会奢望冬天里吃上西瓜。反季节食品却出现了,是人定胜天,让人狂喜。然而,至少在瑞典,黄瓜在夏天才鲜——是我切身体验着的事实。

某些食物,非到那时节才吃得着,才去吃,这情境在瑞典还看得见。五月才彻底解冻的地里,要等到六月中旬的仲夏节方有新鲜土豆和第一批草莓成熟。鹌鹑蛋似的小土豆,一口一个,甜而糯。瑞典产草莓装在一公升的纸盒里,时价约五十克朗,顾客也都认了。仲夏节前夜的晚餐,必得新土豆就鲑鱼,外加草莓甜点。过了这时节,土豆不再小,皮不再吹弹可破,没了那股子通透;个头大了,光泽退了,越发暗淡,灰了、冷了——需烹调了。

错乱了的一——如花儿兴冲冲钻出地面又遇倒春寒,再不能缩回去——不容易好。按时令之序享用食物,比由着性子在超市里捡到篮里都是菜,种类少些,也不至于不够吃。略数瑞典蔬菜的时节。黄瓜果然是七到九月;芦笋,四到六月;西红柿,六到九月;绿色、紫色或白色的花椰菜在六到十一月;西葫芦和西兰花都在六到十月;玉米,从八月到九月;欧芹,从五月到十月;南瓜从八月到十一月,等等。

十二个月里,大自然有不同的馈赠。例如五月是芦笋之月,小菠菜和各类色拉菜更绿了,韭菜也是;八月,海螵蛸在西海岸出产,黑莓和越橘,玉米和早熟的南瓜上了桌,还可以有松鸡、野雁和麝鹿;九月是收获季,苹果熟了,梨、欧李、沙棘也是,白菜和豆子,龙虾、鱼子酱和鲑鱼正鲜;十月,放养的猪羊经过一夏天的欢快觅食,肉正香,森林里金黄的鸡油菌等着人发现……

1975年,吉林省九台县。一位姓韩的小伙子从县青年干部培训班结业了。结业之际,班上要求每位学员做一项社会调查:下乡走访村民家庭。派给小伙子走访对象,是距县城二十公里外一个自然村的五六十户人家。

一个晴朗的秋日,小伙子背起挎包早早出发,挨门挨户访贫问苦。薄暮时分,只剩下五户人家。五户人家住的地方叫小北沟,坐北朝南,三面环山。东山坡一家,北山脚两家,西山坡一家,正中一家,都是草房。小伙子沿着有牛车辙和羊粪蛋的土路前行。时值初秋,路右侧几垄秋白菜稀稀拉拉尚未覆盖,左侧密密麻麻一大片玉米,腰间玉米棒已蹿出了红缨。玉米田再往前,有一小块方正方正的矮株高粱地。一条很短的羊肠小道从地头往西伸去,尽头是一棵很有年头的歪脖子槐树,树下一条宽些的沙石坡路同小道呈直角通向一座草房。

绿树,斜阳,光影斑驳。小伙子放慢脚步走进院子。一位四十岁光

## 那个抄古诗的男孩

林少华

景的妇女正好开门出来,赶紧把陌生的客人迎进屋子。四间屋子的西屋。屋子没什么像样的家具和摆设,迎窗是一铺炕,裸土地板,房梁上垂下的电灯泡,完全可以说是家徒四壁。和他走访的多数农家不同的是,四壁都贴着报纸。尤其引起这位喜欢文学的小伙子注意的是,报纸上居然有毛笔书写的古诗。当时,古诗十分罕见。于是小伙子问眼前墙上的诗是谁抄写的。“我大儿子。”女主人回答。小伙子又问你大儿子是做什么的呢?“上大学去了。”小伙子吃了一惊:大学?哪儿的大学?“长春,吉林大学。”小伙子这才细看眼前这位农妇:身材瘦削,面色苍白,皱纹明显,但眉目清秀。衣着极为普通,甚至打了补丁,但相当整洁。忧郁的神情透出几分类似执着和坚毅的东西。



那个抄古诗的男孩



弄堂,是老上海抹不去的记忆,承载着几代人的情感。弄堂文化成就了上海人特有的气质。

老城厢在人民路、中华路间的环城园路之内,大约两平方公里。记得小时候贯穿东西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方浜路,东起小东门,西至小北门。一条是复兴东路,东起大东门,南到老西门。都是弹路路,曲曲弯弯十分狭窄。南北走向没有主路,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才辟通河南南路,当年称南北干道。从此老城厢范围内第一次有了公共交通,走66路公共汽车。通车的头几年还是石子路面,老城厢没有柏油马路,到七十年代才铺上沥青。所以,在上海长大的,尤其是老城厢的居民都称自己是弄堂里长大的。

说到老城厢,比较成规模的石库门弄堂有大境路北侧的“开明里”,红砖、洋瓦、黑漆石廊大门。我在大境路小学念书,不少同学住在“开明里”当年小学是两部制,上午上课,下午到同学家做作业,自然十分熟悉。幸运的是在大规模的旧城改造中居然奇迹般的保留了下来,还有就是露香园路西面的“总弄”也是石库门弄堂。因为规模大,分总弄、支弄。总弄与开明里不同,山墙用青砖,弄堂更宽阔,不过它没有开明里那样幸运,已荡然无存。我中学在总弄附近,如今也被改造了,偶然经过总会有点伤感。地处尚文路南侧的龙门邨,是老城厢最酷的弄堂。近二万平方米的建筑规模在当年是十分气派的。每幢建筑姿态各异,有苏格兰式、西班牙式,有小院、有落地窗,还有大卫生。当年上海喊三轮车,只要说去龙门邨,车夫没有勿晓得呢。

小辰光喜欢穿弄堂。穿过西仓桥街是小桃园清真寺,一座西伊斯兰风格的清真寺。穿过天灯弄就是书隐楼,曾经是江南三大藏书楼之一,后被郭万丰船号收购,现为郭家私产。穿过乔家路就是九间堂,是徐光启故居,边上一条小路因此取名光启路。穿过学前街就是文庙,周围的蓬莱市场有刻纸花,斗蟋蟀是小朋友最爱去的地方。穿过木泰岭街就是慈修庵,据说早年芝黄氏家庵,曾经改建为梨园公所,现为上海佛学院尼众班学修场所。有道是大隐隐于市,老城厢弄堂里有着说不完的故事。

还有就是上海弄堂里的叫卖声,近年来很时兴,被搬上了舞台。所谓大俗大雅。回想起来:冬夜,浦东娘子“长锭、长锭”叫卖声中一种凄楚;深秋,“桂花赤豆糕,白糖莲心粥”里透出一份暖意;夏日,“棒冰吃棒冰,光明牌棒冰”使人顿觉清凉;入梅,“阿有坏额洋伞修”,阿有坏额套鞋修”令人惆怅。这大概就是属于上海人的乡愁吧。其实弄堂里叫卖声背后隐藏着的是——一种情绪。留不住的是岁月,留住的是乡愁。

米和早熟的南瓜上了桌,还可以有松鸡、野雁和麝鹿;九月是收获季,苹果熟了,梨、欧李、沙棘也是,白菜和豆子,龙虾、鱼子酱和鲑鱼正鲜;十月,放养的猪羊经过一夏天的欢快觅食,肉正香,森林里金黄的鸡油菌等着人发现……

顺着时节流向,按果蔬和鱼肉成熟期选购和食用,吃得饱,吃得美。还不解馋,就等时节转回,满足感更大,等得值。然而,一年四季,超市里都有各种莓子,鸡鸭鱼肉,包括中国毛豆和蚕豆在内的各类蔬菜——冷冻或新鲜。跨季陈列给别人什么感受,无从得知,但它至少钝化了我的知觉:对于最自然而鲜美的时节的知觉。

曾经眼看着后院那一棵老樱桃树五月里开花,六月底长出果子,七月里果子从粉色、橙色到赭色。我估摸着差不多了,又疑惑紫翅椋鸟和乌鸫在这一年里怎还没有成群地飞来。摘下一颗塞进嘴里,果然欠一丝甜度,多一丝酸度。几天后的一个清晨,樱桃树上卷起旋风,聒噪和颤动,鸟群从天而降了,樱桃熟了!鸟儿们从来都是弹无虚发的。我猜它们躲在邻近的白桦枝叶里“察言观色”,分析“路过”的其他鸟儿和昆虫在樱桃树上的逗留情状。有一点很明确,樱桃的知音就是鸟啊,这时的樱桃新鲜甘润、无可挑剔。让知音先吃,由着它们吃,理所应当。

除了鸟儿,松鼠呀、兔子等小动物对果子、蔬菜甚至花卉都有心得。松鼠也爱樱桃。蜗牛在我眼巴巴看着青菜种子终于长出一日宽似一日的绿叶时,一夜间把叶片咬得千疮百孔。兔子爱色拉菜,邻居家农菜纳德不得不请猎人杀一儆百。狗鹿把各家的郁金香花坛开成月下的宴席,它们大爱郁金香!主妇们有说撒盐顶用的,也有撒胡椒粉抵御侵犯的。我诚心佩服动物们的知觉。有一些知觉,人所固有,疏于使用,渐渐迟钝,更无开发。我意识到这些年忽略了一件事:西瓜原是夏天才吃得着的——又惊讶忽略的不止这一样。

草木茂盛的日子,乡村变得芳香而甜美。大自然的不可描写的纯洁和恩惠,为我们提供了这么多的健康和快乐。我走在乡村的道路上,黄泥土的道路已被覆盖,取而代之的是青灰色的水泥路。道路两旁还是杂草丛生,狗尾巴草在微风中摇摇晃晃,就像我的童年一样无拘无束。它让我想起了无数个早晨我和小伙伴们一起去上学时的情景。就像这黎明的空气一样使人快乐得忘记所有。我想,

我并不比田野上的一朵蒲公英寂寞;我并不比一张豆叶,一枝杂酱草,一只苍蝇,或一只大黄蜂更孤独;我不比四月的雨或正月的融雪,或新屋中的一只蜘蛛更孤独。因为大自然是我孤独的屏障。有时,我像一朵无名的野花,找不到风的方向。我不知道这样的乡村里我适宜去做什么。最后我发现,是乡村在抵触我,或者说是在抵触乡村。就像一对不能和解的父子,我是多么地热爱乡村,但我要远离它。

可以断言,走访过的五六十户农家,只有抄在墙上的古诗印在了他的脑海,那有可能是他结业社会调查的唯一“成果”。

结业后,小伙子被分配到县组织部当干事。后来到一个公社(乡)当干部,副书记、书记。也是因为他喜爱文学,笔头好、口才也好,加之有情怀,有能力,一路不断升迁,成了韩县长、韩市长、韩书记……四十三年的2018年夏天,韩书记终于和当年那个抄古诗的男孩相见了。契机是他几个月前在报上读到我写的关于翻译村上春树长篇《刺杀骑士团长》的文章,随即辗转打电话给我一个亲戚要到我的联系方式。我当时正巧在乡下度假,于是得以相见。不用说,四十三年前我们都那么年轻,一个在省城大学就读,一个在县城青干班培训。而四十三年后,我们都已两鬓斑白,不复当年模样。酒桌把盏,一时不胜感慨。感谢墙上的古诗?感谢无形的命运?感谢偶然的契机?



秋风起 (中国画) 老树

## 简单生活

赵玉龙

我并不比田野上的一朵蒲公英寂寞;我并不比一张豆叶,一枝杂酱草,一只苍蝇,或一只大黄蜂更孤独;我不比四月的雨或正月的融雪,或新屋中的一只蜘蛛更孤独。因为大自然是我孤独的屏障。有时,我像一朵无名的野花,找不到风的方向。我不知道这样的乡村里我适宜去做什么。最后我发现,是乡村在抵触我,或者说是在抵触乡村。就像一对不能和解的父子,我是多么地热爱乡村,但我要远离它。

## 我们自己的商店

张鼎

成为一个空架子。市百一店迁入新址前,将商场内部全部修整一新。“湖绿色的平顶上,挂上了两排富有民族色彩的宫灯;一只红光四射的大五角星在商场中央闪闪发光。数十只通风电扇将在四壁日夜转动,使商场内的空气保持新鲜。还设有三个顾客休憩处,这里有一百五十个座位,旁边摆有美丽的盆景。”商店设有14个售货部门,两万多种货物,有530多位职工为顾客服务。为了方便机关、工厂职工和市民购物,商店试行“两班制”延长营业时间,从原来的上午十时至下午六时,改为上午八时至晚八时。开张首日特地选在星期一,有意识地避免周末的拥挤,可没想到拥挤情况较以往试营业时更甚,顾客中一般市民比例增大了,市郊农民来了,外国游客也不少,

“小时候听父母聊天,出现最多的对话就是:什么东西没了嘛,钢精锅,去中百一店买呀……如果中百一店没有,爸爸就会对妈妈说,中百一店没有就算了,等它到货,其他地方不用看了。”上海作家记者胡展奋口中的“中百一店”,就是上海人家家喻户晓的市百一店。市百一店的前身是成立于1949年10月的“国营上海市日用品公司门市部”,坐落在南京东路627号永安大厦内。1952年正式定名为国营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,简称“市百一店”。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大型国有百货零售企业,市百一店被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亲切地称为“我们自己的商店”。市百一店开业后,以与沪上商店完全不同的面貌迎客,不做广告,营业员胸前挂工号牌,接待顾客称同志,陈列的商品全部明码标价,柜上设顾客留言簿,听取顾客意见。以上种种

营销方法令人耳目一新,从而引起了轰动。市百一店首批营业员马导农回忆道:“开业当天外面是人山人海。门一开,人像潮水涌进来,我们的柜台都给他们推进来了,整个商场都是人。”据统计,开门第一天就接待了一万多顾客,营业额占当时南京路四大公司(先施、永安、新新、大新)总和的60%。后来,为了适应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要求,市百一店于1953年9月28日迁到南京路西藏路口扩大营业。该址曾是著名的大新公司所在地。大新公司由澳大利亚华侨蔡昌于1936年创办,以建筑优美、设施完备、商场宽敞、布局新颖而逐渐在四大公司中成为后来居上的一家百货公司。1947年,蔡昌携全家定居香港,逐步将上海资金抽出,使得大新公司慢慢

成为“我们自己的商店”。市百一店迁入新址前,将商场内部全部修整一新。“湖绿色的平顶上,挂上了两排富有民族色彩的宫灯;一只红光四射的大五角星在商场中央闪闪发光。数十只通风电扇将在四壁日夜转动,使商场内的空气保持新鲜。还设有三个顾客休憩处,这里有一百五十个座位,旁边摆有美丽的盆景。”商店设有14个售货部门,两万多种货物,有530多位职工为顾客服务。为了方便机关、工厂职工和市民购物,商店试行“两班制”延长营业时间,从原来的上午十时至下午六时,改为上午八时至晚八时。开张首日特地选在星期一,有意识地避免周末的拥挤,可没想到拥挤情况较以往试营业时更甚,顾客中一般市民比例增大了,市郊农民来了,外国游客也不少,

营业状况一片火爆。其中,许多顾客专门为商场特有的自动扶梯而来,来回乘坐升降,其盛况在今天仍为一些老上海人津津乐道。迁入新址后的市百一店,其营业面积、营业品种、销售规模长期在全国百货零售行业雄踞榜首,成为名副其实的“中华第一店”。岁月更迭中,市百一店陪伴着一代又一代上海人的成长。2017年12月8日8时18分,经过半年修整,这家老店以“第一百货商业中心”的全新面貌重新开业迎客。在商业发展的大潮中,市百一店迈出了传统百货转型升级的关键一步,并成为打响“上海购物”品牌计划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十月谈 查实中共一大会议,建立纪念馆,请看明日专栏。 上海地标 责编:郭影